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



不 屈 的 漢 城 打 倒 美 帝
偽 君 子

★ 劇 選 之 二 ★

浙江省文联籌委會出版

不屈服的漢城

獨幕劇・一幕二場

北大劇藝社

時：

一九五〇年漢城保衛戰堅持了十四天後的某一個黃昏。

地：

朝鮮的漢城。

人：

金三：一個二十八九歲左右的勞動

黨員，沉毅而英勇。

金三妻（喜兒）：一個相當溫順的少婦。

金三父：六十餘歲的老工人，固執而倔強，

愛國熱忱極高，在日本人統治時代受鬼子虐待，刑餘之體，腿殘跛。

四虎：金三弟，十九歲的青年戰士。

趙承勳：四十上下的小商人。

美軍官：陰險而卑鄙，三十五歲左右。

美軍甲

美軍乙：均在二十四五歲，兇殘而又怯懦。

美軍丙：

美軍丁：——紅色的卷髮，粗魯橫暴。

美軍戊：

美軍己：

偽軍官：卑鄙怯懦。

偽軍甲：

偽軍乙：

游擊隊長：四十上下，果敢英武。

男女游擊隊員七八人。

景：

是一個中等的家庭，台左（根據觀眾的左右）有一紅漆的偏門通向內室，正中偏右是開向街道的大門。人物進出可以看得見灰色的馬路，正中的左首有一框方形的窗子。窗幔

兩邊繫起，從窗戶向外看可以看見受難的漢城的背景：歪斜的電燈柱，倒塌的屋頂，以及幾處命中砲彈的建築物在冒烟。室內和一般朝鮮家庭的佈置一樣，壁上懸有金日成將軍的像片和小型朝鮮國旗。

第一場

幕啓時遠處鎗聲已經可以聽到，這家人處於這種非常的時期，並沒有顯得十分慌張，父親坐在靠背椅上吸着烟管，鎮定而且沉默，喜兒抱着剛剛滿月的孩子靠在一張桌子前面，金三焦急的在屋裏來回踱着。

金：爹！早就叫您跟着軍隊走，你橫豎不肯，現在美國鬼子進了城，您又這麼大歲數了，叫我怎麼辦？爹！最後一批軍隊撤退的時候您還是走吧！

父：（堅決地）不，不能走（憤怒的站起來）

金：爹！……

父：（激動地）六十年我一直沒有離開過這塊地方，我在這兒要過飯，在日本鬼子的工廠裏做過工，我眼睜睜地看着他們把我們不當人……後來，好容易熬得日本鬼子投降，滿想從此可以過過太平日子，誰知道又換來了個美國，再加上李承晚這個狗奴才，變本加厲，我們的日子，就越來越難過了……我不走，到要看看鬼子們把我怎樣！

喜：爹！依我看，您還是離開這兒吧！等鬼子們打進城來他們是不會把我們當人看待的！

金：爹！您的腿已經叫日本鬼子給打壞了，難道您還要把命送給美國人嗎？

父：我怕什麼？就是死，我也要站直了死在朝鮮！（咳嗽）

（幕後虎扣門的聲音）

虎：（幕後）開門！開門！

金：弟弟！你們怎樣還沒有走？

虎：大哥！我馬上就要走了，我是特地回來看看的……

父：（恨火猶存）走吧！虎子，記住不要放

過一個敵人！讓他們都死在朝鮮！

虎：爹！我們早已經準備好了，我們宣誓一定要討回這筆血債！

金：（激動地）弟弟！我也走，我跟你一塊走！

虎：大哥！你怎麼能離開這兒……

金：怎麼！難道保衛祖國是你一個人的事嗎？

虎：你忘了？……

金：（執着弟弟的手）我沒有忘我是朝鮮人！

虎：你忘了黨所交給你的任務，不是叫你轉入地下，在敵後打擊敵人嗎？（金低頭不語）

金：（半晌，激奮地）我怎麼能忘了。可是我恨極了！

父：喜兒，你帶着孩子跟軍隊走吧！這批混蛋們打進來，還不知道鬧成什麼樣子，我老了，而在這兒頂多也不過老命一條，你年輕輕的，萬一有個三長兩短，倒反而叫我連累了你！

喜：不！爹！既然您已經決定不離開這兒，我也決定留在這兒照顧您！

金：爹！喜兒留在這兒不要緊，萬一這不能

呆（對喜兒）你就跟爹到二姑媽家去躲一躲！

（另外一個執鎗的青年衝進來）

青年：金三！隊長的命令！馬上在隊部集合！（說完就走）

金：（立正）是！（走入內室）

父：喜兒！他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嗎？

喜：早就預備好了！

金：（走出內室）爹，我們走了！

虎：我們走了！

（父親走近四虎沉默的對望着，金三走近喜兒吻着在懷抱裏的嬰兒）

虎：（堅決地）大哥！我們走吧！（二人堅決地轉身走去）

（父親和喜兒追送到門口望着他們的背影消失）

父：走了！孩子們不能再當奴隸了！

喜：爹！您歇一歇吧！

父：喜兒！我們所遭受的災難你還都記得吧！

喜：記得！爹！這是每個朝鮮人都應當記得

的！

父：牢牢的記着，永遠也不要忘掉！早晚我們要算清這筆血債！

（一陣陣槍砲聲自外面傳來，美國人正在進行着慘絕人寰的大屠殺，忽然有人急劇的扣門）

（幕後）：金爺！開門呀！

金：（驚起）誰？

（幕後）：是我！趙承勳！（喜兒開門，趙上，身破破爛而帶血跡，手裏抱了一些燒焦了的被子衣服）

趙：（喘息未定）金爺！美國兵已經打進了市中心！

金：啊！你怎麼成了這個樣子！

趙：（緊張）金爺！鬼子打進了市中心啊！還有那些李承晚的賣國軍！西大街一帶的房子全給大砲轟的乾乾淨淨，我的舖子起了火，我的女人被燒死在裏面，我好不容易逃了出來！天啊！我們作了什麼孽！（放聲大哭）

喜：趙爺！您先靜一靜！坐下來喝口水吧！（趙喝水稍鎮定）

趙：好慘呀！鬼子兵們又是炸彈炸，又是大砲轟，見人就殺，街上全是死人！炸斷了胳膊的，沒有腦袋的……真慘呀！（恐懼地）聽說，美國兵佔了漢城還要大燒大搶放縱三天，金爺！這我個不是全完了嗎？我的女人死得真慘啊！……我辛辛苦苦掙來的家產，舖子什麼都完了！金爺！到底我們作了什麼孽？

金：（沉痛的）不是我們造了孽！這是侵略！是美國鬼子對朝鮮的侵略！他們想把我們變成他們的奴隸，像過去我們當日本人的奴隸一樣任他們高興殺就殺，高興搶就搶，我們漢城剛從李承晚這個賣國賊手裏解放出來，現在美國又想把它拿回去！（咬牙）好吧！你作就作吧！這土地是朝鮮人的，朝鮮人民什麼時候叫你完蛋，你就得完蛋！

（外面轟然一聲，接着一大排十分逼近的自動步槍聲，哭聲和叫聲，哭聲中夾雜着美軍的狂笑聲！片刻美軍已經走近，瘋狂的打門）

喜：他們來了……

（趙又怕又恨，神經失常跑過去想把身子堵

在門上，可是門已被美軍衝開，一聲槍響趙慘叫一聲，倒在血泊中）

（美軍甲乙及一僞軍出現）

美軍甲：不要動！

美軍乙：哈哈，又是一個姑娘！

僞軍：（無聊地附和）頂不錯！

美軍甲：（看僞軍一眼轉向乙）喂，這次該算我的啦（說着走近喜兒，美軍甲看住父親）

（美軍甲拖喜兒走，喜兒掙扎哭叫，孩子被驚吓大哭，在掙扎中孩子被美軍打在地上，喜兒拚命去拾孩子，美軍見她捨不得孩子，掏出手槍一槍打死在地上，喜兒瘋狂掙扎，父親已恨火中燒，順手掄起手杖向看守他的美軍頭上打去，美軍被打昏，開槍打在父親肩上）

父：你……你們這些野獸……你們……你們殺吧！朝鮮人是殺不完的，一個人死了有千萬人來報仇……你們這些野獸總會有一天在朝鮮死無葬身之地……（美軍官又連擊兩槍）

父：（重傷）金三……報……仇……（倒下）

湧進一大批美國兵一二僞官、兵、及爲首的是一個美軍官，他們十分得意地嘈雜着，叫笑着，其中有幾個十分習慣地打開了櫃子，拿東西。（軍官命令部下把屍首拖出去。）

軍官（驕傲地對他的部下）：怎麼樣？最高統帥部總算對得起你們吧！（強調）三天的自由，你們可以寄包裹回到國內去，在這漢城，你們要什麼可以拿什麼！你們總算不白白來朝鮮一趟了。

僞軍官（詭譎地）對，這是勝利的自由。

美軍丁（別有用心地）營長！就是還有一件事不太好。

軍官：什麼？

美軍丁：朝鮮女人不能寄包裹回去。

（四周起了一陣豺狼似的笑聲，笑聲充滿了淫猥與獠惡尤其是僞軍官的笑聲。特別顯得尖利和無恥。）

僞軍官（還沒有笑完，繼續）hi hi……（但

被美軍官白了一眼，只得半中間縮回了笑聲。）

軍官（轉過臉故意放縱他部下）是呀，不能

寄回去就只好在這裏多享受一番囉！喂，鮑勃！怎麼樣，「收穫」豐富麼？

美軍戊：（不甚滿意的樣子）不，營長，我想要一個精緻的照相機，誰知道這個鬼地方却找不到，沒有辦法只好拿了一個這種牌子的，比我理想的差多了（出示照相機）。

美軍已：唉！你爲什麼要照相機呢，有錢還怕買不到東西麼？你看我，這幾天以來，別的不要，專找金子銀子，（拿出一大包來，）你們看，這是我的「輝煌戰果」。

軍官：（對兵已表示贊同）對，還是傑克的主意對，咱們到這裏來，主要是眼明手快，心眼兒靈活，機會來了決不錯過，跟紐約芝加哥的投機市場沒有兩樣，怎麼，你們（對大家）都有些什麼收穫呀？拿來看看，大家參觀參觀呀！（於是美兵紛紛得意地把他們的「獵物」獻給軍官看，有幾個更諂媚地獻給軍官一些他們的「禮品」，他們喧嚷着，互相爭奪着，怒罵着，）

（美兵丁在追逐着一個僞兵搶他懷中的一個銀烟盒以至於將僞兵攆倒在地下發出響聲，大家

回顧狂笑不已，僞兵在笑聲中艱難地爬起來，頹喪着走開了）

軍官：（接受了一些禮品，興高采烈地，）兵士們，今天是我们空前勝利的日子（得意，訓話式地，）我們佔領了漢城，從今以後，最堅強的軍隊，兵士們，讓我們爲今天的勝利喝幾杯吧！

（僞軍官點頭巴結）

（衆大鼓掌，隨即唱着淫蕩的兵士歌曲，從門外車上搬進大批酒瓶，歡呼着，唸哨着。）

（美兵甲和乙這時也都回來，參加大家一同喝酒。）

美兵甲：杜魯門總統萬歲！

美兵戊：（舉杯）麥克阿瑟元帥萬歲！

美兵丁：（玩笑地）我朝思暮想的女明星艾沙威廉絲萬歲。

（衆哄笑）

僞軍官：（趕緊接上）還有我們的考白營長萬歲！（衆附和喧鬧）軍官：（感到進行宣傳的時機到了）兵士，你們都快樂嗎？

衆兵：快樂。

軍官：兵士們，你們在漢城有三天的好日子可以舒舒服服地享受，但是我告訴你們，在鴨綠江的北岸，在滿洲，我們的好日子還長得很呢！（陰險地）滿洲比朝鮮要富庶十倍，而中國的女人呢？也比朝鮮的女人好十倍（衆傻笑）我們在朝鮮戰爭結束後，不久，我們就要到那邊去。

（大家表示同意。）

僞軍官：（丑角式的）一定要去。

軍官：必要時，只要杜魯門總統下一道命令，我們還可以攻到黑龍江北岸去，我們要在那邊消滅共產黨，像我們在漢城消滅共產黨一樣。世界上只有我們美國人，才是最優秀的人種，只有我們才配當全世界的主人。我們是全世界的主人！（大喊）我們打倒共產黨，我們是全世界的主人！

（音樂大作，大家互相擁抱跳舞，軍官已喝得半醉。朝天放槍，歪着頭亂跳一陣，尤其是矮個子的僞軍官跳得最惡形，美兵甲乙也醉得厲害，他們三人纏在一起倒在椅上。）

（忽然有人喊：「天晚了，找姑娘去，」大家彼此應合，盪湧而去。只留下軍官，美兵甲和乙三人。死沉沉的躺着。）（暗轉）

第二場 深夜

（窗外火光熊熊，漢城在燃燒着）

（美軍甲乙和軍官）歪斜地倒在椅子和地上，嘴裏嘟囔着夢囈，室內相當陰暗。（兩個游擊隊員上，藏在暗處。）

美軍甲：（夢囈）拿過來，拿過來，不拿過來我槍斃你，唔……啊！朝鮮人民軍來了，快跑！（夢中大喊）救命！

美軍乙：（被吵醒了，聽喊救命，大吃一驚，一骨碌爬起來亂摸手槍，及至發現原來是甲在喊，才放心一些。）（對甲）喂，醒醒！你亂喊什麼？

美軍甲：（也醒過來）啊？（一看四周陰暗，急忙爬起來問）我在什麼地方？我在什麼地方？怎麼這麼黑呀？

美軍乙：（反問）你說什麼地方？漢城！剛

才營長跟我們一塊兒喝酒跳舞，喝昏了咱們就躺在這兒啦。（看見軍官）噢，營長也還在這兒，怎麼樣？走吧，外面幌幌去！

美軍甲：幾點鐘了？

美軍乙：（一看錶，突然發抖不止，恐懼大作。）哎呀……我們怎麼這麼晚呆在這樣一個鬼地方呀……哎呀……

美軍甲：（也恐懼起來）幾點了？幾點了？

美軍乙：晚上十二點。

美軍甲：（恐）啊？！十二點，不正是游擊隊出來割喉嚨的時候？快別出去了吧——啊！不。在這兒也不保險，這兒就只有我們三個人，游擊隊來了怎麼辦呢？

美軍乙：（亂找手槍）槍！槍在那裏。（好不容易找到了）（向甲建議）我們兩個人背靠背坐一晚吧。游擊隊是從後面來割喉嚨的。

美軍甲：（無可奈何地）好吧！就聽你吧。我們兩個人一人看一頭。有什麼事就開槍好了。

（兩個在台中央背靠背坐着。）
（半響）

美甲：喂，傑美，聽說漢城有鬼。是嗎？

美乙：（又害怕起來）是啊！殺了這麼多人怎麼會沒有鬼呢？

美甲：萬一鬼來找我們怎麼辦？！

美乙：你記得今天早晨我們殺死的那個老人麼？今天晚上說不定他會回來的。

美甲：（不敢聽下去了）別說了，別說了。我們快做禱告吧！

兩人：（同時）上帝保佑啊，上帝保佑啊！

……

美乙：（無中生有，突然一指）你看，那是什麼？那是什麼？

美甲：（大驚）（把美乙推向前當擋箭牌）什麼？什麼？

美乙：（清醒了一些）原來沒有什麼！

美甲：（鬆一口氣）唉，你真是。傑美，我看漢城這不是個好地方啊！游擊隊這麼多！晚上性命不保險。

美軍乙：有甚麼辦法呢？當初我還不是想到朝鮮來發財，那知道發財也不容易啊！

美軍甲：是呀！當我們登陸前進的時候，我們前面是一片火，後面是一片瓦礫，我們走過的地方都是早已準備好的無人區域。我們拿着卡賓槍，只要看見了朝鮮人，不管他張三李四就開槍，這樣我們才避免了游擊隊的襲擊，可是一來到漢城，情形完全變了。神不知，鬼不覺，「搜」的一槍，人還不知道是誰，你就完了蛋。這種日子怎麼過，這種日子怎麼過呀？

美軍乙：（忽然又聽見一個聲音，驚慌的問）是誰，是誰！（舉起手槍砰砰亂放一陣）

軍官：（在槍聲中慌忙的起來）什麼？什麼？

（三人亂成一團。）

軍官：（看清楚了原來是他的部下，立刻）怎麼？你們放槍幹嗎？

二美兵：（看見營長了，立刻立正但隨即又恐懼起來）報告營長，這兒實在太可怕了。聽說有游擊隊要來割喉嚨。

軍官：（外強中乾）游擊隊麼，哦：哦：唔：是有些：怎麼辦（向四周張望）（突然想起他的部下可以保護他）唔！這有什麼可怕？你們兩

個到外面看門去，這樣屋內就安全了。美國兵應該勇敢些！

甲、乙：（大驚）什麼！我們出門去！送死麼？（哀求）營長，饒饒我們吧，我們在室內已經够危險了。

軍官：（自己十分害怕）那不行！（拿出手槍來）不去我就槍斃你們，你們應該保護自己的營長！

甲乙：（跪下來）營長，饒饒我們吧！饒饒我們吧！上帝保佑——

軍官：（逼近，朝天一槍）走，出去。

（嚇甲乙無可奈何移身走出）

（甲乙慢慢的走出去，剛到門口，這時遊擊隊員出現在門口將二美軍刺死。

（軍官聞聲回頭，游擊隊員金三撲過去，軍官大叫一聲，倒在血泊中。

（室內光線漸明，辨認出來其中一人是金三。)

（游擊隊員共七人，其中一人較老者為隊長。)

隊員甲：（堅定地）血債要用血來償還，金三！這就是殺死你一家人的兇手。（指死屍），你今天冤仇可以報了。

金三：是的，同志，不過我們國家的血仇，還要我們繼續找他們償還。朝鮮人民所遭受到的殘害，一定還要找他們清算！

游擊隊員乙：同志們，今天晚上，讓我們爲犧牲在美軍殘暴下的金三同志底全家致哀。

（大家嚴肅的脫下帽子。）
（大家靜默。）

隊長：同志們，時候不早，我們應該離開這兒了。今後，我們的隊伍，永遠留在漢城，有這兒的全體人民支援我們，我們是不會被消滅的。他們說：漢城已經被美軍佔領了，漢城死了。但是我們說：漢城是我們的，漢城還活着！將來，總有一天，美國的侵略者們，要在這兒火葬，到了那時候，讓我們重新修建起光輝燦爛的新漢城吧！（大家舉起槍來目光英雄地向前上方注視，歌聲起）（幕徐落）

打倒美帝

(活報短劇)

祝 啟

登場人物

朝鮮青年男女各一(穿白衣，農民裝束)

美軍莫萊

日軍一

美商約翰(帶高帽，挾皮包)

中國青年男女各一(戰鬥員裝束)

幕在朝鮮民歌中緩啓，鳥聲婉轉，陽光明媚

，朝鮮青年男女持鋤上場，演唱「鋤頭舞歌」，畢。

朝女 (愉快) 今天天氣真好，我們得多鋤幾把。

朝男 歇歇吧！歇了力，耕種起來不是更有勁？

多種一把稻，就是多添一份人民糧食。

朝女 不錯！我們從沒有這樣高興過！人民政權

把土地分給農民，正是朝鮮曠古未有的大喜事！土地，是我們自己的，應該加緊生

朝男

產，來報答偉大的領袖金日成將軍！

金日成將軍把我們解放了，叫我們做國家的主人。我想起了我的爸，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下，過着吃不飽穿不暖的生活，終於給地主活活逼死！

朝女

朝鮮人過够了奴隸的生活，(堅決)我們可也翻身了，自由了！

朝男

可恨賣國賊李承晚勾結美帝，想來破壞我們的人民民主共和國，重把奴隸的鎖鍊套在我們頭上！

朝女

這些陰謀，這些侵略，必遭到我們人民的反對！

朝男

所以，我們是爲正義而戰！我們有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支持，勝利必屬於朝鮮！(果敢)敵人在那裏，就把他在那裏消滅！

朝女 我們要保衛我們的政權！我們必須肅清李

承晚匪幫和美帝國主義！

朝男 (激昂) 我們把帝國主義送進坟墓去！

朝女 瞧！陽光普照，大好山河，大好土地，努力生產吧！(奏「鋤頭舞歌」下)

場上空片刻，飛機聲，燈光漸暗，傳來美軍

進行曲，美軍(日美尾隨)搖幌上。

美軍 (撲衣) 啊，好遠的旅行！乘了十四天船

，一天飛機，才到這古怪的地方。好累啊！(連打嚏) 苦透！又傷風了(抽烟) 喂

，東洋人，這就是朝鮮了嗎？

日軍 (鞠躬) 哈衣！哈衣！

美軍 這才怪了！艾奇遜先生說朝鮮是東方的天堂，怎麼弄得人影響都沒有？還有，朝鮮

姑娘在那裏？東洋人，朝鮮姑娘到底好看

不好看呢？

日軍 括括叫！括括叫！

美軍 不騙人的？(日軍點頭) 見鬼，我就生活在

一個騙人的世界上！杜魯門說給五百元費旅，麥克阿瑟却只給我兩百元！(氣憤)

，擲烟於地)

日軍 阿拉東洋人只有十塊(拾起煙尾吸)。

美軍 東洋人，什麼東西？十塊錢，不是比餓死

好？

日軍 也司！也司！

美軍 東洋人去看看朝鮮花姑娘有嗎？

日軍 (四出探望) 沒有！朝鮮姑娘怕難爲情，

慢慢叫會來的。

美軍 唉！生活在沙漠中！倒霉，旅行還要背鎗

，什麼道理？難道朝鮮是野蠻國？

日軍 美國先生，朝鮮人兇來西，阿拉從前吃過

苦頭！

美軍 呵！耶穌，瑪利亞！保佑我！還不如讓我

回去，失業喝冷水太平些！

日軍 阿拉東洋人倒不怕死的！

美軍 混蛋！

日軍 (鞠躬) 哈衣！哈衣！

鎗砲聲突然作，美日慌作一團，美軍令日軍衝出去，自己伏地射擊，閉目亂射，不知所措。少頃，鎗砲聲寂，日軍回。

美軍

（疲乏）好了嗎？

日軍

朝鮮游擊隊在同阿拉作戰！

美軍

游擊隊（昏去）！

日軍

美國少爺，他們退了！醒醒！

美軍

（立起）退了？給我打退的？

日軍

不知道！

美軍

豈有此理？一千發子彈還打不死一個朝鮮人？

日軍

不知道！

美軍

滾你媽的「不知道」！反正我們打敗了朝鮮！哈哈！美國把朝鮮征服了！（汽車

聲響）老朋友約翰也來了！（約翰唱美國歌，狐步上）

約翰

哈囉！莫來（握手）！這是東洋人嗎？（

日軍行軍禮）哼，還好！給你吃塊糖！

美軍

約翰，你來得真好，朝鮮已打平了！

約翰

生克由！要不是你，我們大資本家只好吃

西北風；現在，又好發財了！

美軍

朝鮮一定是個好市場？

約翰

當然！不過，中國還要好！

日軍

阿拉中國不去！阿拉怕八路軍！

美軍

不准開口！約翰，想起來了，這次你帶來

了什麼貨？

約翰

（開皮包）很多很多！這是開末爾香烟，吃了叫你頭昏腦漲，思想不清；這是巧格力，大明星愛洛爾弗林鄭重介紹的，吃了可以眼睛綠，頭髮黃，做美國人；這是原子凡士林，擦上頭髮，做阿飛頂好；將來還要帶原子冰箱，原子慣砲，原子馬桶……來；最後，我特別介紹美國電影，看了你會做綁票，搶銀行，打黑奴，還有那些好萊塢女明星的大腿真……真白（沉醉狀）。

美軍

說起女人，倒想起我的妻子馬麗來了，還是回去的好！

約翰

別說了，馬麗跟銀行家結婚了，她再想着你這失業朋友？（美軍沉痛狀）別難受了，回頭找個朝鮮女人玩玩吧！

美軍

完了！什麼都完了！

約翰（抓頭）

搞了半天，生意還沒有做着。（

再開皮包）來來來，誰要買香烟？巧格力糖？（無應）他媽的，一個人都沒有上門！算了！咱門先喝些酒，再到中國去做生意。

日軍 中國不去！去了要翹辮子！

美軍 滾下去！

（日軍退一旁，美軍懷中出酒瓶，二人對飲，日軍乞飲，作羣魔舞。東方紅光，中朝男女同上，喝住三虜，搜身，網綁。）哈，這可把一羣殺人魔王抓住啦！看你們再往那裏逃？人民的力量畢竟戳穿了你們的紙老虎！（對華女）感謝中國的姊妹，志願到朝鮮，幫助我們解放戰爭！

朝女

這是我們應盡的責任！朝鮮與中國唇齒相關，應該共同並肩作戰！

華女

中國的弟兄千里而來幫助我們，給我們無比的鼓舞與新的力量，我們是永遠感謝的！

朝男

華男 中朝是兄弟之邦，合力起來保衛鴨綠江，保衛世界和平，消滅帝國主義的侵略！

中朝男女合 打倒美帝國主義！保衛世界和平！

朝女 和平的力量是壯大的！我們沒有懼怕！我們要作戰到底！

華女 中國永遠同朝鮮在一起！

朝男 我們要打回漢城去！

華男 我們也要解放台灣！

朝男女 毛澤東萬歲！

華男女 金日成萬歲！

朝女 （對美軍）你這野蠻的殺人者，沒有想到朝鮮來是送死的嗎？

美軍 不……不敢想，我只曉得聯合國派我來維持秩序……

華女 住口！你們借了聯合國的名義來做殺人的勾當，還騙得了誰？（對日軍）你這矮腳鬼子想跟着美國乾爸爸到中國再屠殺我們

人民？

日軍 （跪）求求你，我不知道，饒命！

朝男 （對美商）你這金元資本家，剝削美國人民

民不够，想到朝鮮領土上來剝削我們？哼，跟你算賬！

美商 諸位請聽我稟：我是正當商人，只是來推

銷小生意：香煙、巧克力、唇膏……

華男 放屁！別多說，把這些侵略強盜押到和平

法庭去審判！

驅趕三俘下，奏「世界民主青年曲」，台

上留華男。

華男 （對聽衆）諸位，中朝兩大國家聯合起來

，可以阻止帝國主義的暴行！這是行動的

時候了！這裏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決心

書」（取出印就的小紙），有決心的，簽

下你的名字吧！（飛紙至聽衆間）

樂聲大作，鼓動員率衆呼口號幕落。

〔附註〕：這個短劇，應上海樂羣中學「抗美援朝大會」之需寫成。曾一度演出。這裏只是一個概述，中間能任意增添。美日以丑角演，可操「洋腔滬語」，可多加滑稽諷刺成份。末段「決心書」可以不加，女角不備無妨。

（十一月廿二日「文匯報」）

偽君子

人物

謝牧師 一個美國傳教師，在中國待了很久，盡量表面中國化，同時又是教會學校的校務長。

訓導長 一個四十多歲的老小姐。

老劉 謝牧師的男僕，五十來歲。

周大媽 附近一個鄉下女人，五十多歲。

彼得 謝牧師的中國義子。

愛麗絲 一個得寵的女學生。

鄧英如 一個受申斥的女學生。

女學生 甲、乙、丙、丁、戊。

一羣女學生。

執筆者：

李健吾 楊村彬
朱端鈞 朱銘仙
胡導 王學娟
徐聞鶯 王緩之
王濬洲 張江東

省立女中的學生代表。

美國參贊。

警察分局局長。

警察甲、乙。

時間

一九四八年五月某日上午。

地點

內地省會附近一所教會女學校。

謝牧師住宅的外景。正對觀衆是平臺和平臺上的白門。正門進去便是會客室。門旁一個窗戶，牆上開滿了爬山虎。一道綠漆的長廊連着平臺，廊外一片草地，點綴着一些花盆樹木。開